

大裡鳳凰

黃永玉 /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大裡鳳凰

黃永玉 /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里凤凰 / 黄永玉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2.1
ISBN 7-80676-068-7

I. 火... II. 黄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2002 号

火里凤凰

作 者 / 黄永玉

特邀编辑 / 谢蔚明

责任编辑 /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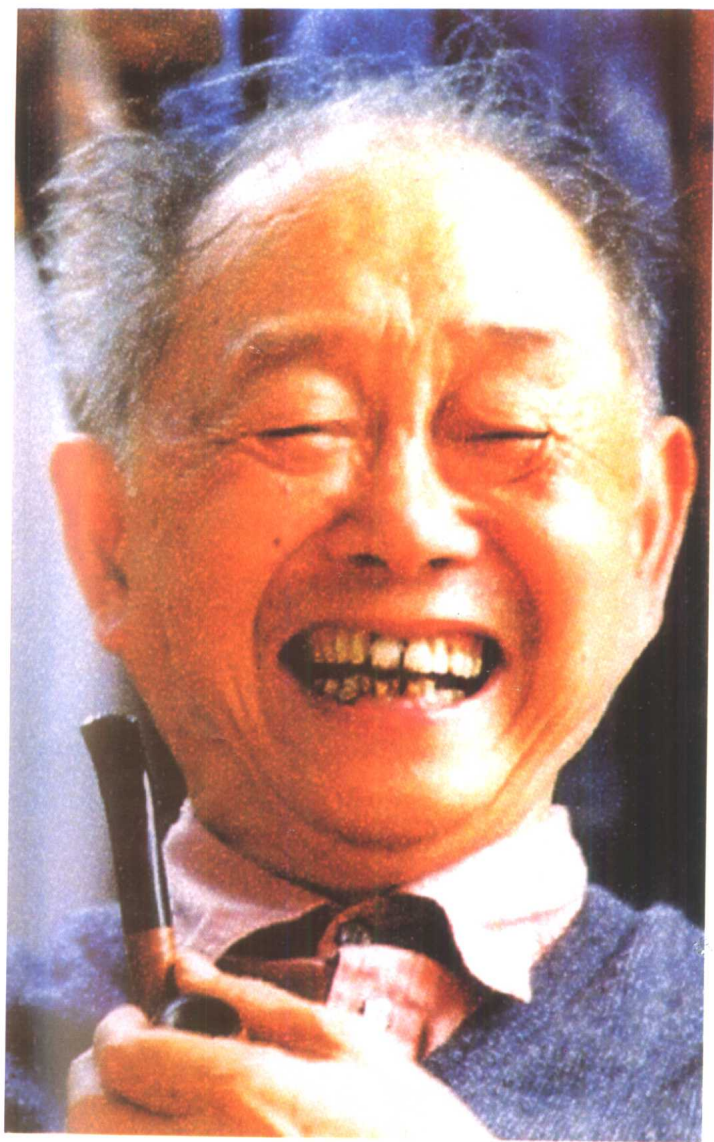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/ 125 千(插图 60 幅 彩页 4)

印 张 / 6.75

印 数 / 1 - 5100

ISBN7-80676-068-7/I·025

定 价 / 15.00 元



“人家跳出红尘，我要往红尘里钻！”

易求水兵
節難得混
上今專
業

黃河梁山

單廷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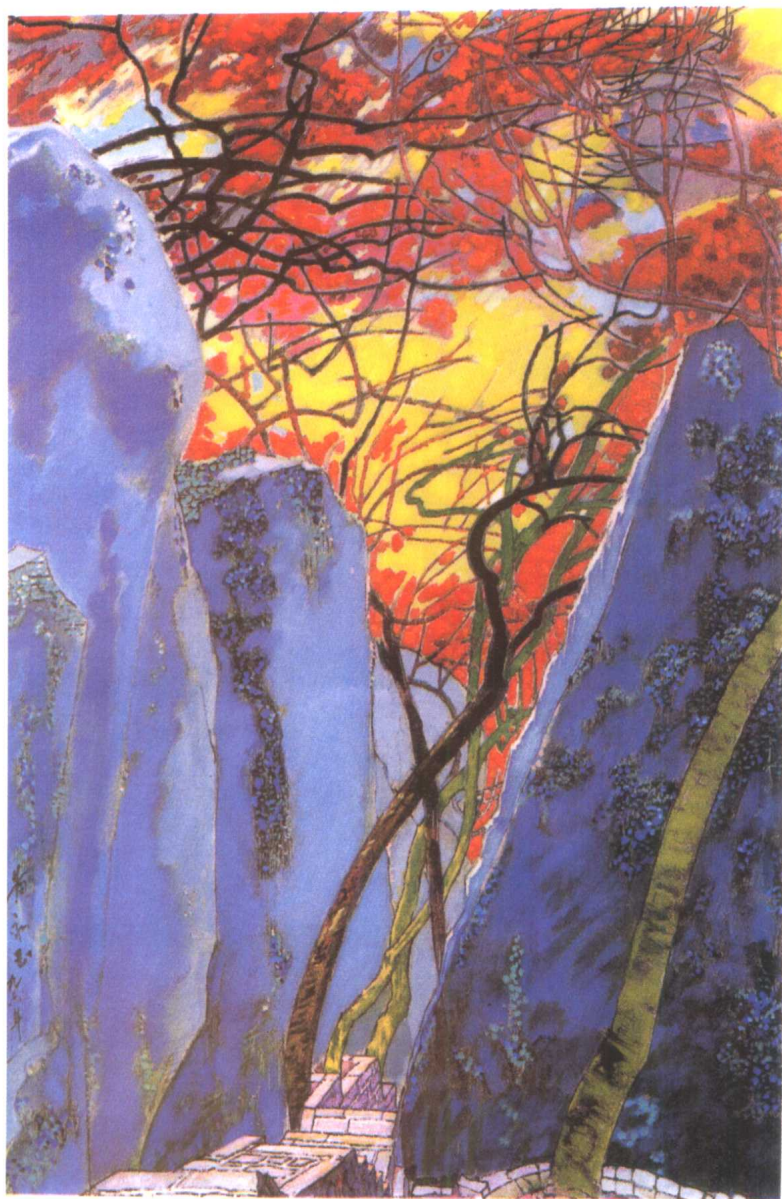
水浒人物：单廷珪



水浒人物：武大郎

乐在其中





山上之路

序

序

谢蔚明



魏晉以來未見謝家子弟有如此清簡者

黃永玉九九年八月九日于上海畫蔚明兄

和黄永玉聊天，话题接触五十年代他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的《火里凤凰》，接着又谈起近几年有些热心朋友替他张罗出版了不少著作，风行势头至今不辍。我建议他把《火里凤凰》和近年已发表未成书的作品汇集一起出一本。他说《火里凤凰》是青少年时的习作，言下自悔其少作的意思。我说，你是文化界名家，现在不出书，将来你百年之后，这篇作品也会有人发掘出来编辑成书的。他似首肯。后来写信给我，先仍谦逊，后一信说：“《火里凤凰》是五〇年所写，五一年发表在大公报。天真烂漫溢于纸上，算来已半世纪，未来主人的自信，实在堪怜。”信中还交代：“封面简简

单单是个要求，其余悉听封面设计家定夺。”随信寄来全文剪报。由于五十年岁月的侵蚀，看着费劲，多亏出版社责任编辑陈飞雪小姐不嫌烦琐把全文打印一遍，辨认不清的字空缺，最后由黄永玉填补稍加修订完成。根据飞雪小姐的出谋划策，从《永玉六记》、《水浒人物》等画册中摘录了部分妙语警句配图附在集子中，目的是借黄永玉的作品增添一个亮点，但愿取得读者认同。集子中收入艺术家近作新诗一组，这在近几年出版的文字著作中尚无先例。二十年前，全国新时期首届诗歌奖大赛，黄永玉的诗篇《曾经有过那个时候》大爆冷门获奖。他还写过不少旧体诗词，从不发表，只给朋友欣赏。他写过自传体小说，已完成二十多万字印成集子送友人，但在封面上写上“请勿外传”。他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《海上故事》和《儿女经》。上述事例虽说只是文学创作的一个侧面，但也足以显示他的才华出众很不一般。

黄永玉说：“我们那个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，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幻想。从历史角度看来，这既不协调也充满悲凉，以致表叔（沈从文）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背着小小包袱，顺着小河，穿过洞庭去‘翻阅另一本大书’的。”（见《太阳下的风景》）黄永玉小小年纪走出故乡闯荡江湖似乎不可思议，我不禁想起他的表叔沈从文对他的客观影响，更直接的影响是他父母了不起的开明思想起了绝对的作用，放心又放手让他去闯江湖。要是父母把儿子当作心肝宝贝守护在身边，那就没有历尽艰难终成大器的黄永玉。1939年他十六岁，在福建永安《大众木刻》上发表的作品《下





场》初露锋芒，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稿费。

四十年代末，他流浪到香港；萧乾在《大公报》主编文艺副刊，对才华初露的黄永玉木刻作品很欣赏，认为可以开展览。黄永玉说：“那时候香港大学校长是英国学者施罗斯先生，他跟我家尊敬的萧三哥萧乾是熟人。不知什么理由，好心的萧三哥认为我的木刻够资格开个人画展，并鼓励我去做这件想也不敢想的大事。”时年二十四岁的青年木刻家的个展在香港大学冯平山楼举行。香港总督葛量洪通知要来看个展，黄永玉一听就生气了：“他是英帝国的代表，他来，我赶他出去。”“我告诉同住九华径的邻居翻译家蒋天佐先生。他是共产党员，狠狠地骂了我一顿：‘你以为这样做就进步了吗？这是政治上的幼稚，浅薄！香港是他管辖的地方，你晓得这么做会闯多大的祸？’听了这番话，我的脸一直红到脚跟。葛量洪对我的作品讲了喜欢的话，心里是高兴的。”五十年后，他应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总监杨春棠的邀请，在原地又开了一次画展，总监先生说“他已是国际知名的大师”，言下引为荣幸。黄永玉则认为：“在原地开画展的机会到底是不多见的，是值得纪念的个人的起点。”据《黄永玉年表》记载，新中国建立初期，他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了三次画展；七、八十年代，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、在意大利罗马、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豪森、波恩、斯图加特巡回展出，并获得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。

黄永玉是以木刻走进艺坛并享有美誉的。漫画家方成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：“黄永玉的木刻作品，在中外版画界都是第一流的，

无人可比。照我看来，黄永玉的木刻在数量上也是少有，要是把他刻过的板子码在一起，可能是他身高的好几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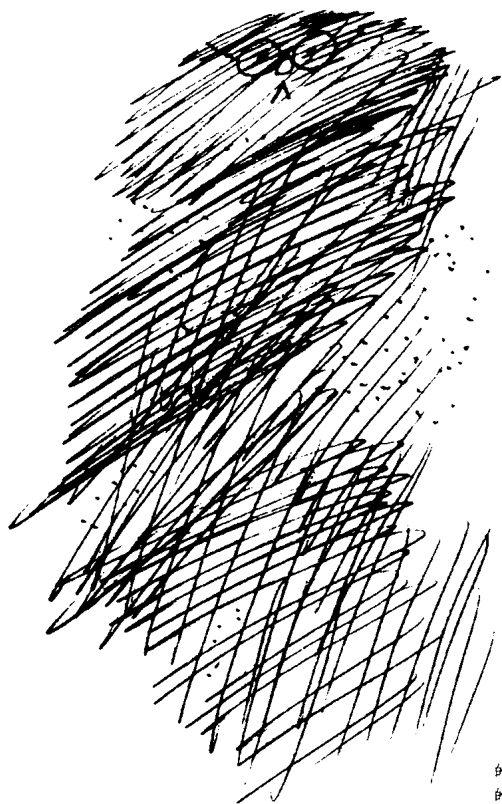
1953年，在香港的黄永玉接到表叔沈从文的信，动员他到北京，为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作贡献。他尊敬表叔的人品文品，接信后几乎毫不迟疑地携妻儿到了北京，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，在版画系“黄永玉工作室”培育人才。首善之区的政治任务多，他为“赶任务”发表的作品有一幅比较差，沈从文看了不满，狠狠地批了他几句，他震动、感激，向表叔保证，今后绝不以次充好。后来他写下这样的话：“艺术面前没学会谦虚，一辈子也画不好。”

黄永玉雄心勃勃，准备了二百块木刻板计划刻《水浒》人物。他说：“水浒人物原应在六十年代初以木刻形式完成，用写绣像方式，风格当较细密精致。那时我刚四十出头，心手两旺，双百方针令人踌躇满志，若那时说话算数，工作得以无挂碍顺利完成，或可对水浒说部增添少许颜色。可惜人人有覆巢之危，运动接踵而至，害丧偕亡之期指日可到，哪有心思顾到身外艺技理想？两千多读书卡片，二百块木板材料，事后都随‘文化大革命’一起灰飞烟灭殆尽。”

“文革”风暴向他袭来。江青根据密报说，中央美院烂透了，黄永玉是版画系学生资产阶级文艺沙龙的黑后台。他画的一幅猫头鹰眼睛一睁一闭，本是与政治无关的即兴之作，江青却说是攻击社会主义的黑画，还送给黄永玉“黑状元”的封号。随着政治风暴升级，关在牛棚里的黄永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，在他四十



序



“折磨黄永玉
的身体是办不到
的，要摧毁他的
意志！”说这话的
是我以前的女邻
居，她生癌死了。
当时我毛骨悚然，
现在有点自豪。

四岁生日那天，恶运降临，四人帮的打手们揪斗他，先把他按倒跪在地上，接着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打他的背，他记住总共打了二百四十二下，一旁陪斗的美院教授彦涵看他的衬衣被打得稀烂，血肉模糊一大片。换了个人惨遭毒打，也许会“唉呀”什么的借以缓解痛苦，他却一声不吭。后来人家问他为何一声也不吭，他的回答是：“我不能让打手得到满足。”在《永玉五记》中他写道：“折磨黄永玉的身体是办不到的，要摧毁他的意志。”说这话的是我以前的女邻居，她生癌死了。我当时毛骨悚然，现在有点自豪。”今年六月，《南方周末》发表记者与杨澜女士的访谈录，有一段是杨澜采访“文革”中遭罪的王光美和黄永玉的感受，她说听他们故事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启发，“黄永玉白天挨批斗，晚上去看摔跤比赛，这种心态怎么会有？他说历史是很容易淡忘的，人的历史放在历史长河中是很轻的，不必太把自己的痛苦当回事儿。你所受的痛苦并不是你第一个受的，过去有很多人都受过，也会忘记的，也会过去的，这样的時候你就会超脱痛苦了。”杨澜说：“他自己不知道，但当时给我的震撼特别大。”

黄永玉性格鲜明，在人际交往中有时凸显得有棱有角。十几年前，香港电视台请他谈谈对金庸的看法，他出语惊人：“金庸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，他应该干别的事，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？金庸曾三次送给我他的小说，高高的一大摞，都签了名的。我仅仅翻了一页，就搁在一边了。后来嫌碍事儿，都被我送人了。”为什么金庸不适合写武侠小说，虽然未见文字记载，想来自有道





理，难得的是黄永玉心直口快。据说，金庸不以为忤，一如往昔与他保持良好的友谊。实际上，黄永玉很珍重友情，在《永玉五记》扉页上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得意之笔只想到亲近的朋友，估计他们的喜欢，没他们，这世界有什么好‘舞’的。”他少年时代在江西，结识擅编导表演才能的殷振家，受到过老大哥般的关照，几十年后相逢于上海，当他得知殷振家为老伴身患绝症陷于困境，便伸出援助之手给老友解困，并不为外人所知。我于数年前得识殷振家，是黄永玉介绍的，彼此一见如故。殷振家谈起黄永玉的侠义心肠，说是多次受到他慷慨解囊，人民币外币之外，还特地绘制一本册页让老友在必要时拿去卖掉换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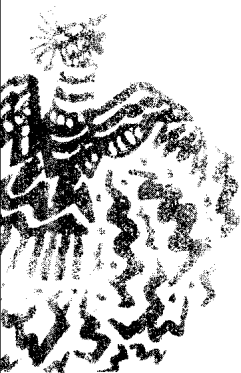
黄永玉以诚待人处世，可是对于不值得以诚相见的人又当别论。在“文革”中住牛棚，他对造反派谎称得了肝炎，造反派怕受传染，连忙把他隔离住进单间。后来他刻的闲章“湘西老刁民”，不是玩世不恭，恰恰表明他对某些不能以诚相见之流的严正立场。

黄永玉热爱故乡，由此而引发的大量文字和作为，常常令旁观者惊叹，这种感情深沉、执着、厚重、强烈，即便遇到不尽人意的的事而招致烦恼，也改变不了他为故乡作奉献的初衷，而且可谓老而弥坚，大有直到耗尽精力才歇手的气概。多年来，他从北京、香港以及意大利各个住地频频回到故乡凤凰小住，事事关心，兴修维护古建筑、修桥、补路，凡此种种，他往往是又献计策，又捐资财。今年十月十八日，古城凤凰的名校——文昌宫小学（黄永玉幼年曾就读于此）将隆重纪念百年校庆，校舍需要装修，修缮费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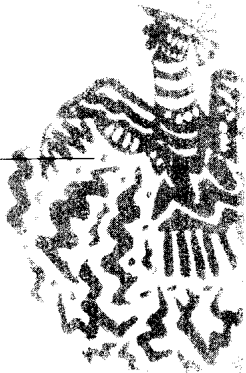
百万元，他当仁不让，再次为母校作出奉献。

黄永玉有一双异于文化人的手，一次闲谈中我讲起这一印象。他告诉我，多年前香港报人刘芑如注意到了，说“小个儿有一双大手”。我粗略计算，他从少年投身木刻艺术到十年浩劫，计时长达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，才磨练出一双大手。我又说，齐白石大师也有和你相似的大手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黄永玉说，土耳其诗人走访白石老人也注意到，后来写文章就有“我吻你象牙似的手”诗句。1953年，黄永玉从香港到京，曾拜访同乡齐白石并合影留念，不久，即通过木刻刀精雕细刻完成白石大师造像，长者须眉线条流畅根根可数，精致至极。两年前，黄永玉在北京开大型画展，齐白石木刻像同时展出，它在木刻家林林总总的木刻作品中，称得上经典之作。齐、黄二位一双大手相同，起因却不相同。生于书香人家的黄永玉少年选择木刻，和现在的自由撰稿人一样，纯属自作自受。齐白石生于贫苦家庭，为生活所迫，十二岁开始学木工，起早歇晚运用斧凿劳作，一直干到二十七岁从师改学诗画。《白石自述》载有记述：“从此，画山水人物都能，更能写真于乡里，能得酬金以供仰事俯蓄。”

两代艺坛大家取得非凡的成就，是以杰出的才华加勤奋而殊途同归。白石老人八十五岁在北平作画题跋：“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，不曾作画，今朝制此一张补充之，不敢一日闲过也。”《齐白石年谱》民国十五年(1926)丙寅条曰“日记”云：“三月十五日得子贞书，知吾母病重，将难治，并需汇钱济急。余心痛不乐。十六



序



日汇百元……至二十四日不见子贞再函，未知母亲愈否，尚有猜疑。来北京十年，十日未作画第一度，心殊不乐。兵匪共乱，铁道不通，奈何！”三十年代初，《白石诗草自叙》中叙述他在南岳山下借山吟馆读书心情：“熟读唐宋诗，不能一刻去手，如渴不能离饮，饥不能离食。”

自学成才的黄永玉，和他的前辈齐白石在珍惜时光上几乎一个样子。1989年十一月，永玉在香港写给我的长信中写道：“住在山半，要不是买书、买唱片，难得下山去，不会应酬，也舍不得时间。”他七十岁生日初度，又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羞堪自慰，一生从未蹉跎时光，只是漫长的年月里，感情用得真累。”前年，他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画展，陈列的品种之多，场地之宏大，教我惊叹。像丈二匹的彩绘荷花，是他趴在地上用毛笔直接完成的。还有巨幅白描，线条之熟练流畅，竟然一笔定稿。我亲眼看到他教人作白描，不要用炭笔打底子，直接一笔完成。据行家说，黄永玉一笔定稿的大幅白描，前无古人，是艺坛一绝。

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对黄永玉来说，他能幼年走出故乡闯荡四方，全仗家长支持。父亲黄玉书、母亲杨光惠，都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员(当时跨党很普遍)。北伐军打进上海，蒋介石发动清党，血雨腥风波及全国，黄永玉的父母在乱中失掉组织关系，从此献身教育事业。凤凰民风强悍，尚武精神形成气候，他五岁那年就被父亲送进陈渠珍将军创办的经武学校，同时又拜了当地武林高手为师，学拳击、刀、枪、棍、

棒，扎扎实实地奠定幼工基础。知子莫若父，黄玉书先生明白，儿子已练就防身本领，尽可放心让他闯荡江湖。黄永玉从不炫耀他武功如何，甚至连与他相交多年的朋友也不了解，等到他一显身手，你不能不刮目相看。

大约三十年前，黄永玉在北京饭店，与一位以画鸡闻名的画家相遇，彼此都是熟人，对方假装亲热却不怀好意对着黄永玉的腹部猛击一拳，他立即回敬一招“得合乐”，把画家弹出一丈多远。幸而那里有两位青年挡扶着，没让画家撞到墙根。

二十年前，黄永玉与几个朋友在广州相聚，有一天结伴同游粤秀山，他走到一棵大树前站定，伸开两臂抱着树干，接着闪动腰身腾空而起，并拢两腿，使身体与树干持平，形成一个人与树组成的“卜”字。黄苗子有缘看到过这一表演，与我谈起来仍赞叹不已。

黄永玉才气纵横，能文能武，尽得风流。他的兴趣爱好，也不一般。《永玉六记》涉及音乐，原来他有欣赏的高水平，还会作曲，发表过作品，他的学生曾传唱一时。二十多年前，他在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里，就拥有整套的时兴的音响设备。他放给我听。这时刚好有几位海外客人前来造访，从他和客人对话中听得出是音乐的知音。在乐器柜上有一精致的喇叭，是放大音量用的，他答复客人是用万元购置的。一年前，我到京郊他的新居万荷堂去，谈起京戏，我这才知道他收藏过这方面的唱片学唱，“文革”中全部被毁，但不会影响他学得的东西。我们谈舞台上的角儿，剧目，他

